



中央何不收復全康

王翼曾

一 西康省與西南國防之關係

西康位於西南國境，舊稱川邊特別區。面積約四十七萬二千餘方里，人口九百萬弱。在二十八行省中以面積論，居第四位；以人口論，居第十八位。全境為橫斷山脈，及金沙、瀾滄、雅礱、怒江等巨川阻塞圍繞。交通工具，則僅有類似棧道之梁橋。欲便行旅，尚有待於鐵道公路之修築。居民，則漢番雜處，尙稱相安。富源，則畜類繁殖，地蘊無量。民風強悍，多事射獵，在邊區的各領域中，尙稱自給自保。其地東鄰川省，西接西藏，南界滇省，北枕青海，西南邊區則與英屬印度接壤。

吾人現以該省在軍事上價值論之：康省屏障川青，兼援滇藏。西南一隅，自無定山族，東迄薄藏布江入印之右岸數百里，尤形扼要。西南半壁之安危，固視乎康省之得失，而康省之得失，尤在該省一部之能否堅守。以爲斷。如西藏告急，自康西太昭，赴援拉薩，計程僅四百里，三月可達。³⁷ 950再援印藏鐵道終點江孜，約二百餘里，兩日可達。滇省有警，一路自康東

德榮，經中甸赴大里六百餘里，沿途多係山道，運輸頗感困難，須六日可達，輕裝前進，五日可達。一路自康南察隅，沿毒龍河南下渡恩開梅江上，游增援片馬，約五百里，沿途行軍較易，且可利用水道，四日可達。康省於

西南國防之綦要如此，然軍事設備，則雛形不具，與印接壤的沿邊諸城，如佳達木拉把隨，提郎宗，雅魯藏布江入印境的夾岸，及薄藏布江的右岸等處，均係門戶洞開，一旦有事，則首先迫我締結城下之盟的英帝國主義者，必乘虛而入，又安得不預事顧慮也。設康省不守，西藏絕望，川藏寒，青失屏障，滇去後援，西南半壁，爲之動搖，全國騷然矣。

自東北陷落，華北危殆，如康藏不守，蒙新攜貳，則帝國主義者，夾攻之勢成，覆亡無日矣。現康省既處西南國防之樞紐，實不容我舉國上下，再行忽視。自今日起，即宜積極實施康省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實際建設，則殘餽再整，亡牢重實，猶未爲晚也。所惜者，我國歷代應付邊疆，向取羈縻及放任政策，僅具虛名，不知實施政治經濟，各式政策實際建設，一任帝國主義者，各種侵略方式，自由伸入，以往龐大藩屬的喪失，莫不

緣此，言之痛心。自民國肇造，政府治邊政策，一襲故智，以致演成蒙藏、新康在英俄法三帝國主義者勢力控制之下的狀態。現康省失地，雖經康軍余松林各旅，於二十一年秋與藏逆血戰數月，復地五百餘里，然康土之仍在藏逆把持之下者，尚佔三分之二。九一八事變後，國人皆移其視

線於東北，不知尚有英法兩大帝國主義者，環伺於我西南國境，而此兩大帝國主義者陰謀之毒辣酸狠，正不下於田中義一之祕密奏摺。人既朝夕無時不在謀我，則受民衆付托之重的黨國諸公，宜如何速作未雨綢繆，杜漸防微，謀邊疆之鞏固，失地之收復也。

二 收復康省失地的絕好時機

據南京去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電，『藏中政教領袖達賴，於本月十七日圓寂，西藏政教大權交司令噶廈代理。』查西藏原分親華親英兩派，兩派互爲水乳，積不相容。親華派以哲邦，色拉，甘丹，三寺爲中心。此派對於佛教信仰甚堅，對中藏關係了解亦深。嘗倡『西藏欲圖生存於弱肉強食的二十世紀，必須聯合中國造成整個的堅強國家基礎，以謀與英俄法各帝國主義者對抗』之說。親英派以馬基爲領袖，以留英學生，及青年軍官爲主體。歷年康藏糾紛，反抗中央，及驅逐政府派遣官吏，結英人企圖脫離中國獨立，均爲此派所主動。現達賴既死，羣龍無首，兩派衝突，勢必愈演愈烈，一旦外人乘機而入，則藏事前途，即陷於不可收拾之境。昔朝鮮之淪失，係我國政府不善處置，及鮮獨立黨引日人爲後

援以自誤，今藏中親英派如以爭奪政教大權，而告失敗，亦必引英爲奧援，則西藏之踏朝鮮故轍，可拭目以待。中央爲鞏固西陲計，對康藏糾紛解決，及西藏內附諸問題，宜乘達賴逝世之機，速謀澈底解決計劃，此爲中央所亟宜注目，而不容再忽視者也。

現聞中央對藏善後辦法，係先派大員前往調查，然後再定具體方案，如仍僅予以調查與宣慰了事，而不作有計劃的實力裁制步驟，一任自然，即不啻放棄西藏。今達賴之死，天奪其魄，正予我中央以收復康省失土，拯救康民，及進謀西藏內附團結的絕好機緣。語曰：『天與不取，反蒙其咎。』殆時機之謂乎。今對康藏問題之解決，就管見所及，不外兩途：一、和平解決：所謂和平解決者，中央於派遣熟悉藏事者調查之後，即遣班禪返藏，繼掌政教大權，達賴死，以班禪繼之，明正言順，除極少數之親英派外，當必爲全體藏民所樂聞。二、實力裁制：所謂實力裁制者，如親英派有拒班禪返藏態度，即令康軍全部動員，先行收復康省失土，如藏中親英派仍不覺悟，然後再進兵藏中，首都拉薩一方，宜再派遣大員攜同賴而握政教大權，今藏逆方恃外援，和平解決必歸無望，觀於近日藏逆於金沙江西岸復作軍事行動，足證和平解決之不易，即宜準備實力裁制步驟，務速先作康省失土之收復，勿再緩延，養癰遺患，致釀異日大變。

今藏中初遭大故，方忙於內部之整頓，其前線防務必較疏懈。中央宜速令川康邊防軍總指揮劉文輝氏整頓所部，待命出動，一面於中央

及川省接濟以充分的各種軍實，一面卽委以收復康省失地重責。劉部在川無年無月，不事戰爭，其戰鬥經驗必富。以百戰勁旅，應付毫無實戰經驗，且實力遠遜康軍的藏逆，當如秋風之捲殘葉，現統計其金沙江西岸，及防青實力，尙不逾二萬衆，勝負之數，不難預料。劉自在川與乃侄劉湘火併失敗後，方惶然無以自慰，亦必樂於受命，負罪圖功，據此二者誠謀康省失地收復之無上機緣，及進圖寶藏的西藏內附之最大關鍵也。然今尙有謂謀康省失土之收復，及康藏糾紛之解決，當用政治方式不宜訴諸武力者，不知政治方式之不能奏效，已如前述，舍以實力裁制外，並無其他法術。且此次康軍之出動，純為拯救康民收復康省失地，為該省內部事件，係康軍盡其捍衛康土之應盡職責，隨時可為，不應受任何問題限制，而藏方逆衆，冥頑囂張，非以實力裁制之，絕難望其就範，故不宜為腐論所誤，坐失收復我康省失地之機會。

三 藏軍前方的現狀及國軍出動之戰略

自我康軍迫不獲已，與藏軍經月劇戰，即連克甘孜、瞻化、巴安、格德、德榮等康省東部十數縣，直抵金沙江東岸，以鄧柯、德格、巴安、德榮等處為最前線，方期與劃界以守，暫安無事，乃藏軍以軍事失敗，不甘屈服，竟於去冬對我前線各軍，提出荒謬的索回失地通牒，並逐漸於前線增厚實力，企圖再求一逞。據去歲十二月初旬滬新聞報載「最近藏方為收復去歲侵康失地，已逐漸向金沙江沿岸配置重兵，現在汪卡貢覺駐兵

二千，降元，及拉托，各駐兵千五百人，昌都駐兵一千一百人，且於上述諸地仍在積極增加中，并飭其前方各部，嚴加警備。又派人赴印度向英人購置步槍約四千餘枝，子彈一百七十餘萬發，此外尙有其他戰鬥利器多種，藏軍實力現逾三萬人。各地民兵，亦在訓練中，近再據由藏反滬某君談「最近藏軍以閩變發生，中央不暇西顧之際，決調兵一萬，赴金沙江西岸各地前線，將渡江一舉而復略康失地。一面將大金寺僧衆五千，擴編成軍，復派兵五千駐防青康邊境，以阻青軍援康」云。現總計藏軍兵力，猶不超四萬衆，而目前分佈於金沙江西岸各處，及青康接壤者，最多在二萬至二萬五千之衆。實力甚為脆弱，不堪痛擊。

劉部駐康省者，原有余松林等三旅，其大部自在川挫敗，現集結於川，康邊境者，尙有五師之衆，實力逾五萬人，連同原駐康省各旅，實力已不下六萬以上，兵器尙稱齊備。中央如仍恐劉部實力不敷收復全康，及防萬一計，一面再令青滇各省抽調一師之兵力，屯駐於青康及康滇各邊境要邑待命，歸劉指揮，總計三省實力，當在七萬至八萬之間，定名曰討逆國軍，在目前中央及川省當局，固忙於勦匪討逆，不獲抽調部隊，援助討逆國軍，然僅予以充分的飛機，巨砲，各種槍彈，防毒具，藥料，給養，裝等現代戰鬥利器，源源接濟，盡量補充，俾利戎機，諒易為力。一面再將自一二八抗戰後，民衆捐助飛機，編組空軍，增厚國軍實力，藉副空軍用於國防之實。則今後民衆之飛機捐助，充實國力，自必更形躍躍。以俟國軍各部，補充妥當，部署完畢，卽飭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步驟，分國軍為

95040 中北南三路渡金沙江進攻。

中路置軍三萬，空軍大部附屬之。由巴安附近渡江，直趨武城，分兵寧靜，再合取察雅、巴貢，向中部重鎮昌都推進。在出擊前，務先飭空軍，以轟炸機除將其前線部隊，及察雅、武成、寧靜、巴貢、昌都、恩遠，先予以轟炸威脅，更須將川藏大道，及其必經山道，或騎徑均以重轟炸彈炸燬之，阻斷藏逆的援兵移濟，及其歸路。（長城戰役，古北口方面，敵空軍曾將平古大道炸燬，至我軍運輸不靈者，達二日之久，予敵軍以優勢的取得，佔領我古北口要隘。）一方再時以偵察機，與南北兩路國軍，再切實由空中保持連絡。

北路置一萬兵力，青軍副之，合計實力超二萬以上。由德格、鄧柯兩處渡江，即合取同普，向昌都一帶進攻，更分一部，進拊昌都之背，即與中

路國軍會師該處。一方再附偵察及轟炸機各一架，時與中路軍保持連絡，更將昌都西北達塘、三崗松多多處藏軍後退道路，盡力轟炸之。南路亦分兵一萬，以滇軍副之，合計兵力亦超二萬以上，亦附偵察及轟炸機各一架，一面以偵察機與中路國軍時由上空保持連絡外，復以轟炸機將藏軍後退道路，及察隅、科麥、鹽井三處轟炸之。然後分兩路出動：一路由德榮附近渡江，向鹽井推進；由康軍任之一路由滇邊向康南察隅進攻，再取科麥，即與康軍合師科麥。一俟中北兩路國軍，由昌都分途前進後，即由科麥越雪山支脈向蘇爾冬、薄宗、蘇穆宗各地進擊。

中北兩路國軍在昌都會師後，宜略事休息整頓。中路軍由昌都沿

川藏大道，向思達、碩督、嘉黎、太昭、各處挺進，即以康藏接壤要邑太昭為最終目標。藏軍後退道路，仍須飭空軍炸燬之，以阻其接濟及援兵。北路軍由昌都向西北推進，取道達塘，向三崗松多，塞爾松多，江黨橋各地進攻，再沿衛楚河西北上至康藏，交界之索克宗城停止前進，即分兵協同

中路軍嚴守自索克宗城至太昭一帶沿康藏邊境要隘。

南路國軍於佔領薄宗及蘇爾冬各處後，亦須略事休息整頓，渡薄藏布江，越色隆拉嶺山麓，進略底穆宗城。即分兵兩路前進，一路以大部兵力，渡雅魯藏布江向西南國境推進，佔領與印接壤的佳達木、拉把隨、提郎宗諸要地。一路則沿雅魯藏布江兩岸，向西北挺進，攻克公布竹母，及公布拉所可兩城，與右翼中路軍，切實連絡。

三路國軍於各達目的地後，自西北隅之索克宗城，至西南國境之提郎宗拉把隨沿康藏邊境一帶要地，務須構築堅固防禦工事，及堅強連絡線。各部隊更須就其駐防區域，如蘇爾冬、佳達木、拉把隨、提郎宗、公布竹母、公布拉所可、太昭、嘉黎、索克宗、江黨橋、吉樹邊卡、塞爾松多、三崗松多，十數重鎮，構堅固堡壘，碉樓，（內須預置防敵火攻設備）各種最堅固的防禦工事，以阻藏軍反攻及嚴防守民的襲擊。至雅魯藏布江入印境的右岸，與印接壤沿邊一帶九百餘里，更宜構築如法對德及蘇俄對日偽的邊疆大規模的堅強防禦線，并地上飛行場，貯機室，及其他各種軍

火貯藏室之建築。

四 國軍動員後應注意的各項與康省 善後之措施

此次國軍遠征康西邊區作戰，尚有必須注意事件數則分述如左：

(1) 關於連絡者 山地作戰各部隊間之連絡，極感困難。作者根據以往國內戰爭，甚至常在開闊地作戰各部隊間之連絡，竟因連絡之不當時而中斷。以致僥幸戎機牽動全般戰局者常有之。康省多山，國軍各部隊對於山地戰之連絡，須加以深刻之注意與研究。

(2) 防敵毒計 藏軍潰退，為保全實力計，必設法阻止國軍之追擊，務須注意於人馬之飲水。十八年秋，中俄北滿戰役俄軍曾投毒於我軍附近井中，因之我軍以飲水被毒斃者甚衆，我軍戰鬥力遂以大減，予我軍以攻擊的良好時機，我軍連戰皆北，此殆為最大原因。康省西部多水，務宜預防藏軍退却時，置毒於井中及河水。

(3) 多置偽裝及防毒面具 藏酋達賴於二十年秋軍事失敗後，曾向英人購置軍用飛機多架及巨礮、毒瓦斯各種戰鬥利器。國軍官佐、兵夫每人均須發給防毒面具一個，步砲兵陣地及大部隊之附近，尤須有各種偽裝阻礙敵軍由上空及地上偵察之設備。

(4) 多攜軍用地圖 遠征康西，國軍以道路及地形不熟習故，須

藉助於當地土民，以充嚮導者必多。然為土語之隔閡及防敵陷誘來利，用土民欺騙計，宜速趕製至略不逾一百萬分之一的康省軍用地圖數

萬幅，分發於團長以至排長各級幹部，以代嚮導，俾速軍行。

(5) 多攜棉衣 康省多山，山風最厲，以春秋冬三季為甚，不常習於山地行軍者，幾不能禦。國軍各部隊出發時，宜多攜棉衣。

(6) 多置必需物品，康省交通不便，物質缺乏，各部隊在出發前，關於士兵日常用品，宜多為預置。

此次國軍進討藏逆，其可預期戰勝者，亦有數端，茲不避煩重分述如下：

(1) 年來兵連禍結，純為個人造機會以徒苦吾民，莫不痛惡內戰，而痛惡內戰心理，尤以士兵為甚。以故我國士兵一聞對外作戰，莫不興高彩烈，俱同仇敵愾之概，躍躍欲試。華北抗日戰役時，宋部以日夜徒步行軍二百四十里，而士兵猶不稍覺疲困，冷口商部，在敵飛機與重砲轟擊之下，前仆後繼，毫無退縮，自餒畏懼狀態。古北口關部之壯烈抗敵等，此國軍可以預期戰勝者一。

(2) 軍事一學，最貴實驗。我國各實力派，常以戰爭為貫澈其國是，主張的最後手段，以故我國軍隊，戰鬥實驗，極為豐富。而川省內戰之多，尤為國內各省冠。據某外報記者調查，謂川省內戰，自民元迄今，將達四百七十次以上，而川省軍隊戰鬥實驗，自必較全國軍隊為優，此國軍可以預期戰勝者二。

(3) 軍餉軍實為戰爭之要件，國軍討逆軍興，在政府方面固必有相當的籌措，而民衆方面，尤必有毀家抒難，輸將救國，民衆的此種救國

精神已在一二八及長城對外戰爭中見之，故軍餉軍實無缺乏的顧慮，此國軍可以預期戰勝者三。

(4) 國藏兩軍實力過於懸殊，國軍僅康軍一部，隨時可以動員者，已在六萬以上。青滇各軍，猶未列入，總計國軍各部兵力已在八萬上下。至藏逆可以全部動員者，連同其各處民兵，尚不逾五萬衆，且藏軍戰鬥實驗，遠遜國軍，而其藏中各處亦須酌留相當兵力，以資鎮懾，此國軍可以預期戰勝者四。國軍既具如許優點，即宜速戰。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其斯之謂乎。

康省全境失地收復後，關於善後施設，萬勿再事敷衍，致踏蒙新及東北覆轍。中央及康省當局，須傾全力於康省政治之設施，經濟之改善，教育之興辦，鐵道公路之修築，農業之改進，民團之編練，礦產之開發，漢

番情感之調和，各重要政務。

藏酋達賴生前爲企圖實現其大藏帝國的夢想計，竟不惜引狼入室，爲虎作倀，背叛祖國，受其害者，固直接爲康省民衆，而間接却爲英帝國主義者，向我整個中華民族進攻之表現。自東北不守，國際帝國主義者，在華之均勢，即失去平衡，莫不急急於重行分割，再求均勢之實現。今吾舉國朝野，如於英帝國主義者日夕垂涎的康藏，不善爲謀，早事預防，其必爲東北之續也可預卜於此矣。現全國民衆所盼於中央政府者，對於收復康省失地者，縱不獲抽調大軍援助，最低限度則須接濟川、康、滇、青、各部，討逆國軍，以充實的各種武器，則康省民衆幸甚，西南半壁幸甚，整個中華民族幸甚。

雌雄性得由人爲決定

據莫斯科衛生委員會附設實驗生物學研究所所長科耳卓夫教授聲稱該所現已有一萬分重要之發現，即該所研究人員已能用電解術分解精液，將陰陽性成分隔離，故對於動物性別已能人爲鑑定並調整正之。精蟲得人工培養法分解之，應用時得隨意應用。該所於實驗兔時，已完全成功。現將由該所領導在伏洛格達奧倫堡格，皮蒲耳打仗等處作大規模試驗，調節牛與豬性別云。